



苦苦等待三千年 终于找回另一半

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再“合璧”

16日,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宣布将8号“祭祀坑”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“祭祀坑”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,专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。在“分离”3000年后终于合体,专家认为这件充满想象力的珍贵文物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“巅峰之作”。

“这不是人像,应当是神像。”现场见证两件文物“合璧”的专家无不惊叹。“合璧”而成的这件鸟足曲身顶尊神像,头顶尊、手撑罍、脚踏鸟,身体向后翻起,完成了一个高难度“动作”,反映了当时祭祀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仪式、行为。五络立发的人像造型,与之前三星堆发现的辫发铜人像和髻发铜人像不同,可能代表着三星堆又一种身份的人群。

这不是一次简单的“拼积木”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,跨坑文物拼对,证实了以前的推测,对后续文物修复有重要指导意义。这件合体成功的青铜器预示,三星堆“祭祀坑”的许多器物有可能是“一家子”,到底还有多少青铜器可以拼合,值得期待。

“这只是一个阶段性重要发现。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室内研究,才能复原三星堆青铜器的整个样貌。”冉宏林说。

8号“祭祀坑”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分为三部分,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、凸目獠牙、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,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,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,但在坑里没找到它的下半身。

早就推测几个“祭祀坑”器物存在拼对关系的专家通过研究,找到了铜人像的下半身——青铜鸟脚人像。青铜鸟脚人像已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过,人像只有下半身,穿着云雷纹紧身短裙,两腿健壮,小腿有“文身”,双足似鸟爪突出,又踩在两只怪鸟上。

三星堆博物馆官网上之前对它的评价是:“鸟脚人像大概算是怪得最出奇的一件。非常可惜的是,如此精绝的器物偏偏缺了上半截,其本来面目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?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”

答案在36年后揭晓。冉宏林认为,两件青铜器的“合璧”也说明2号和8号“祭祀坑”同时形成,文物在埋藏之前就被“分离”,这对了解几个“祭祀坑”的年代关系、器物被破坏的原因、当时的社会背景等,都有重要价值。

三星堆的考古研究还在持续,考古学家们像找拼图一样,为我们一点点揭示三星堆古国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据新华社



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。



8号“祭祀坑”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。



2号“祭祀坑”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。

三星堆找到丝绸说明了什么

近期三星堆考古发掘尤其令人激动的一个新发现,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,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,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。

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,三星堆的丝绸经过数千年的埋藏,已经不复当年的“颜值”,但考古学家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,在多个“祭祀坑”中发现了丝绸,有的附着于青铜器等出土文物上,有的“隐藏”在灰烬中。

深度参与了三星堆丝织品的发掘、保护及研究工作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告诉记者,4号“祭祀坑”堆积着15厘米的灰烬层,通过分析检测,在不同层面都能检测到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,这是焚烧丝绸后留下的锦灰,这么厚的锦灰,可见古蜀国的富庶程度。

据周旸介绍,这种在考古现场寻找丝绸残留物的技术,其原理就是抗原抗体反应,基于这种免疫学原理,研究团队已经研发出一种类似于“验孕棒”的试剂盒,能在已经泥化、灰化、炭化、矿化的遗物中找到丝绸。正是基于这种“于无形处寻丝踪”的微痕检测技术,我们才比较有信心地来到三星堆找丝绸。

“三星堆被火烧过,被掩埋过,可能还被水浸过,留给我们的线索不多。但我们尽最大可能,不仅在三星堆的‘祭祀坑’里面找,而且在三星堆的库房里面找,研究对象不仅是出土器物,更是一堆一堆的灰烬。”周旸说。

经过“彻查”,周旸的团队在三星堆的青铜蛇、青铜眼形器、40多件器物上均发现丝绸,品种有绢、绮、编织物。“除了厚实的绢,还有飘逸轻薄的绢,可以想象当年就像纱巾一样飘逸灵动。”周旸说。

丝绸的发现,是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出土文物微痕信息提取保护的成果,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进步。考古学家不但在新发现的6个“祭祀坑”里找到了丝绸,也在1986年发现的1、2号“祭祀坑”出土器物上找到了。周旸在2号“祭祀坑”的一件青铜器的背面一个非常隐秘的角落里发现了斜编织物。这是最常见的、也是人类使用最久的编织技艺。

周旸认为,复原当时的社会,丝绸是不可忽视的物质存在。丝绸的发现一定能为人们提供更多信息,理解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,如何思考宇宙的。

“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,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,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。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,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。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、史料记载,还是考古发现,均表明巴蜀和中原都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。”周旸说。

中分发型人物“他”究竟是谁

6月12日,在紧邻考古大棚的位置,考古人员初步确认一处80多平



铜扭头跪坐人像

跪坐扭头手反绑 石人究竟啥身份

三星堆新发现越来越多,带给我们的疑问也越来越多

从2020年开始,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,被纳入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。为此,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了国内39家科研机构、大院校以及科技公司,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、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等工作,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。这些重要成果,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关于3000多年前神秘古蜀文明的新信息呢?

方米的房屋遗迹,并且接连发现留着中分发型的人像及石虎、象牙等器物。专家判断,附近可能还存在小型祭祀坑。

此外,包括三星堆、金沙遗址在内的古蜀文明遗址中,曾出土多种发型人物雕像,包括辫发、笄发等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曾在研究中发现,发型可能与统治阶层的族群密切相关,那么,此次三星堆遗址发掘的中分发型雕像,究竟是什么身份?

与三星堆遗址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,曾出土了12件石跪坐人像,其发型中分,与此次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石跪坐人形态类似。

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跪坐人像,裸体,赤足,双手被绳索反绑,呈跪坐姿态。头顶梳着中分,四角高翘,像一本翻开的书籍。脑后的两股辫发并列下垂,尾端被反绑的双手遮住。身体微微前倾,眼睛、嘴巴和顶部的头发都以阴线刻划,部分位置有彩绘。耳垂处钻孔,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耳洞。

这类形象在三星堆遗址、成都方池街遗址曾有过发现,却不见于中国其他地区,应该是古蜀王国特有的一种艺术造像。

一跪三千年 石人是何身份

在金沙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,象征着古蜀王国身份特殊、掌管国家权力的上层贵族。它们都是站立于高高的插座或方座之上,而石人却是双膝下跪,双手被反绑的形象。

一跪一站,两者姿态形成鲜明对比。有学者认为,这可能意味着石人与青铜立人的身份迥然不同,表现的应该是奴隶、战俘或犯人这样的下层人物。在举行祭祀仪式时,他们和其他祭品一起被集中掩埋,献祭给神灵。

但根据石跪坐人像的“跪姿”,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。仔细观察可以看到,石人虽然双膝跪地,但臀部放在脚后跟上,大腿和身躯并没有直立。

据文献记载,古人两膝着地伸直腰股为跪,两膝着地臀部贴于脚跟为上为坐。而“坐”,是一种古老的礼仪习俗。既然石人像的姿态并非是带有惩罚性质的跪姿,反而是带有礼仪色彩的坐姿,那么他的身份自然也就不是低微的奴隶或者战俘。

文献记载也呼应了这样的猜测。根据《吕氏春秋·顺民篇》的描述,商汤王灭夏之后掌管天下,遇大旱五年颗粒无收。于是汤剪断自己的头发,以木压十指而缚之,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祭品,向天帝求福。百姓愉悦,天降大雨。

“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,天大旱,五年不收,汤乃以身祷于桑林……于是剪其发,磨其手,以身为牺牲,用祈福于上帝,民乃甚说,雨乃大至”。

这样看来,石人像与文献中“桑林祈雨”的汤王相似,是主动献身祭祀的上层人士,在古蜀社会可能象征着当时掌管宗教权力的巫师。

不过,这些看法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。石跪坐人像的身份仍然有待讨论。

综合新华社、红星新闻等